■第 296 期■投稿信箱：755792341@qq.com

■ 安非奇（加拿大）

安非奇诗二首

你途经的地方

走在我前面的人
再也没有回头
停在树上的黑色小鸟
等了一个世纪那么长
现在他开始扑棱翅膀
虽然他没有告诉我
要去什么地方
但我虔诚地为他祈祷

假如我在黑暗中不去思考
就无法仰望夜空 窥探星星微笑
假如暴雨来临我因为害怕躲在屋内
干燥的风不会吹醒我昏聩的头脑
假如我在天亮时不能睁开眼睛
我就会错过露水 清霜和你凝望我的那一秒

假如你途径的地方 河流改变方向
潮起潮落的思念就会把我击倒

幸福的人——给 Angela

茫茫碌碌的人很幸福
他们不会驻足徘徊
总有光在前行引导

善良淳朴的人很幸福
他们的日子充满太阳的味道
感动时流泪 或者沉默微笑

忘记过去的人很幸福
痛苦是一种礼物
当你不小心打开 请迅速扔掉

在黑夜里思考的人很幸福
宇宙化作哲人的双眸
你所看见的远远超过你所看见的

在春天里
一边行路一边歌唱的人很幸福
他们的歌只为心灵而唱

下雪的日子 困在屋子里
读你留言的我很幸福
被我时刻想着的你啊 也很幸福

■ 李双（澳大利亚）

2022年的澳洲猪头

去footscrai，先吃越南河粉。彼家油辣椒香辣，此家油辣椒水分未尽。当然嗬嗬嗬嗬吃香喝辣。

又逛市场。人多，像国内查核酸的阵势。

看到肉馅饼，两澳元一个。面包、蛋糕、披萨、热狗、汉堡、薯条、寿司，已经吃腻了，还是长得像烧饼的馅饼对胃口。店家是西人，我乱甩英语单词，糊里糊涂打太极。

留意墙上介绍，有鸡肉饼、牛肉饼。想买牛肉饼。钱都掏出来了，不知道哪种是，一时又想不起“牛肉”怎么说，倒是想起羊肉叫“栏木”，猪肉叫“破壳”，可是用不上。店家指着馅饼问：“岂肯？”我知道“岂肯”是鸡，连忙说：“不‘岂肯’！”发现不妥，又改口：“No岂肯！”这么潦草地一折腾，牛肉馅饼就到嘴了。猛地想起牛肉叫“鄙夫”，为时已晚！

到了华人店，发现一个和蔼可亲的猪头，坐在柜台上，支起两只耳朵，似乎在倾听什么。回忆过往，还是在1975年，少年不爱诗书，跟着母亲学家务，曾亲密接触过猪头。又在2005年，去四川雅安上里镇采访，看见过肉案上列队的七八个猪头，其中一个特大，像是新晋队长。真是久违了！那就请一个！标价4澳元，约合人民币19元。

托小工代为分解。是个大姑娘，长得漂亮，眼神机敏，哇啦哇啦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简直像电影里的女特务。完事后交接时，看见猪头口袋拴上了两道死疙瘩。在国内，尽管举头三尺有监控，但只要店家这样拴，那么食物一定被动过手脚，有必要检查。例如，被添进了几块骨头，以增加重量；活虾被换成了死虾……但这次不用。因为猪头是论个卖，不是论斤卖；也没有死活之分。再说，这是在澳洲，不是在国内。

欢欢喜喜提着猪头返回。腿到用时方恨短，30分钟才到家。

一剪刀把口袋剪开，捧出猪头。怎么变了样？由和蔼可亲，到面目狰狞，对于不法分子，有一定震慑作用，中间只过了女特务的手。仔细端详，原来是，那两只支起的耳朵，竟然不见了，变成了两个孔洞。看来，无论中外，只要死死扎紧口袋，不方便打开，就值得警惕。

接着收拾猪头。1975年的中国猪头好清洗，2022年的澳洲猪头难对付，等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头，自我提拔成了悲剧男一号。应该把它捐献到第三世界去。

老树先生说得好：冷眼看世界，小心走江湖。回望汤锅里，猪头还没熟。

决定，就算猪耳朵还在，就算额外赠送两只猪耳朵，以后，也坚决与猪头脱钩。

■ 静语（加拿大）

母亲的最后一封信

“青儿：你还好吗？”

于晓青是在工作休息的间隙打开她的私人邮箱的。在收件夹一封封未读邮件的夹缝中，这几行字猝不及防地赫然出现在了她的眼前。

注视着电脑屏幕，晓青的思绪开始凌乱，眼前的字迹也逐渐失去了聚焦，模糊起来。

窗外，是初春里蔚蓝天色下的暖阳，一片片生机的青绿和浅浅的鹅黄在温润的空气中摇晃着，而她的内心，那阴沉清灰的雾霾却又弥漫了起来。

“青儿”，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母亲，才会这样称呼她。

母亲是九十年代初移民到加拿大的。几年前，自从继父过世后，身患帕金森病的母亲就住进了养老院。

晓青和母亲的交流并不多，几年也通不了两三封邮件。“母亲”在她的心中，似乎只是一个称谓，一位熟悉的陌生人。当周围的人谈及母亲的时候，她也通常只淡淡的一句“她人在国外”之后，就不愿多提。

“我知道你是不会原谅我的，妈妈理解你。”晓青的眼睛似乎被灼烫了一下，视线飞快地移开了电脑的屏幕。

桌子上是晓青刚泡好的一杯绿茶。她用纤细的指尖，在光滑的杯口边缘慢慢地滑动着，反反复复、毫无目的。她的手指可以感觉到杯中升腾起来的有些发烫的热气。弥漫在她四周的，除了淡淡的茶水清香外，还有夹杂在清香里的那份独有的苦涩。

雨前龙井的苦涩感常常难以捕捉，却总是时隐时现，就像有时候晓青的笑容，适可而止的礼貌后面，总有一种不易察觉却又挥之不去的矜持和疏离感。

晓青已记不清是什么时候开始和母亲疏远的，但她却很难忘记那个夜晚——那个她希望一直埋葬在记忆深处、却又总是事与愿违地常常浮现在她脑海中的那个夜晚。

四十年前的那个深夜，在北方她出生的城市里，正是七零年代的最后一个冬天。那一年，晓青只有十岁。

“青儿……别忙了……”在昏暗的灯光下，父亲的头无力地垂在床边，浑身大汗淋漓，虚弱的话语有些含糊不清。

父亲白天还是好好的，不知道怎么晚上却大口地吐了起来，满屋子都充满着呕吐物刺鼻的味道。那时的晓青正端着脸盆走进来，她已经向外清理了好几次了。

已是深夜，邻居们都睡着了。暗淡的筒子楼的走廊里，晓青单薄的身影来来回回地忙碌着。父亲痛苦的呻吟让她有些不知所措。

“唰——”晓青身后的门帘响动了一下。当她转过身去的时候，邻居吴阿姨正捂着鼻子站在身后。

吴阿姨愣了片刻，径直走到桌边，她抬手拿起了一只棕色的瓶子看了看，大声地喊道：“哎，老于，你怎么这么糊涂啊！”

接着吴阿姨快步地走出房间，开始拍打左邻右舍的门，她焦急的声音在空荡狭长的走廊里发着颤，“快起来，帮帮忙！老于中毒了，要快点送医院！”

“你妈……还没回来吗……”在众人七手八脚地把父亲抬出房门的时候，这是父亲留给她的最后一句话。

这句话，和当时头顶那盏昏黄的、被大家来回碰撞后摇晃不停的的吊灯，成为了晓青后来人生中难以磨灭的梦魇。父亲向她伸出的手臂，和吊灯左右摇摆下晃动的阴影，时常在晓青的头脑里放映着，让她感到眩晕。她快乐懵懂的童年，就这样一去不复返，提前地结束了。

父亲最终没能抢救回来。事情的来龙去脉，晓青是事后从大家的议论里拼凑出来的。

邻居吴阿姨是医院的护士。那天下小夜班的她刚踏进筒子楼的片刻，就在走廊的穿堂风里闻到了一股刺鼻的味道，那是在急诊室工作过的她曾经熟悉的味道。后来，人们不仅在桌子上发现了敌敌畏的瓶子，还有一封父亲亲手写下的遗书。

原来，那些天在南方出差的母亲，本应该在事发的前一天就按时回来，却告诉父亲无法买到回程的火车票，要晚一天才能到家。

父亲在遗书中写道，“你是为了他才留下来的”。母亲的初恋，那个依然单身的右派，当时刚被平反不久，就住在母亲出差的那座城市。

很多年后，晓青常常在内心里猜测，父亲究竟知道多少有关母亲和那个前男友的往事？他们之间又有怎样的纠葛？父亲在得知母亲不能按时回家的一天一夜中，经历了多少内心的矛盾和挣扎？父亲是不是会以为，如果母亲那晚能够按时回来，就能看到眼前的一幕从而后悔？如果母亲按时回家，是否就会更早地发现他的自杀而能将他及时送往医院？

晓青无从可知，父亲已经走了，没有任何人可以给她答案。而母亲，却阴差阳错地又耽搁了一晚。等到母亲回来的时候，父亲的遗体已经被搁置在了冰冷的太平间里了。

晓青的父母曾是筒子楼里邻居们羡慕的对象。郎才女貌，又是大学的老师，从没见过小两口吵过架红过脸。父亲在她的记忆里，总是系着深蓝色的围裙，在筒子楼的水房里和邻居们有说有笑。他不是在那里洗着衣服，就是细致地在给鱼清理除鳞、准备晚饭。父亲的声音总是那么温和悦耳，他会笑眯眯地对晓青说，“青儿，周日爸爸带你去公园玩！”

再次见到母亲的时候，她的头发是凌乱的，双眼红肿、面色惨白，一副六神无主的样子。她除了那句“没想到会是这样”外，不愿多说一句。

晓青也曾经猜想过，母亲到底和她的前男友有过怎样刻骨铭心的爱情，以至于自己的父亲如此地绝望？或许在那个年代，迫于形势，被批为右派的男友不想连累母亲，而选择了离开，以至于在他恢复自由身后，会引起母亲飞蛾扑火般的热情？她没有问过母亲，母亲也从来没有解释过。

“我这里的养老院正在经历着新冠疫情的侵袭，老人们已经走了一半，很多护士也都病倒了。妈妈不知道这次是否还可以挺过去。我的身体越来越虚弱，浑身发冷，或许很快就会烧起来。这恐怕是我给你写的最后一封信了。”

读到这里，晓青的心中一紧。母亲，那个总是充满活力、倔强又高傲的母亲，晓青从没想过她也会有倒下的一天。

父亲走后，母亲像是一枝被秋霜打过的花朵，无精打采地蔫了。大部分时间里，母亲都不愿开口说话，眼光似乎从没有在任何物品上停驻过，而是投射过去徘徊在他们的身后。穿过走廊时，步履匆匆的母亲会不自觉地惦起脚尖，步子轻得几乎听不到声响，仿佛不想惊动任何一只蚂蚁。

经过了一年窒息般的生活后，母亲才一点点像是吸足了水分的植物，又重新昂起头，恢复了原来的模样。

在晓青的眼里，母亲算不上是一个标志的美人，但却总是会惹得人多看两眼。她大大的眼睛里像是有一汪清泉，闪亮着。她会那么微笑着看着你，即便不说一句话，却似乎也能将你的全部心思一眼望穿。肤色白皙的母亲，眉梢眼角间总是流淌着顾盼的风情。就是这种风情，让晓青在那个深夜之后，再也无法信任她。

两年后的八十年代初，母亲很快就紧跟着潮流，脱下了宽大灰暗的长裤，穿上了浅灰色的西装裙。天生的自来卷发盘上去，一个优雅的髻子就那么高傲地翘着。

母亲是不会理会人们的窃窃私语的。在穿着朴素的灰衣灰裤的邻居们指指点点、交头接耳的时候，母亲会踩着她半高跟的新式凉鞋，穿着修过腰身的短袖和筒裙，腰板挺直、步态从容地走过筒子楼长长的走廊，若无其事地头也不回。

而在晓青的心里，自从那个夜晚之后，她的父亲却仿佛附着在了她的身上，不曾远离。晓青有着父亲一样高挑的身材，又大又圆的眼睛，那双修长的双手也和父亲的一模一样，十个指头动起来美得像是可以跳舞。

晓青也学着父亲的样子，开始喜欢在水房里忙碌。她系上那条蓝色的围裙，洗衣服做饭，邻居们都夸她能干。晓青觉得，只要她这样忙乎起来，父亲就仿佛像是还陪伴在自己的身边一样。

晓青无疑是一位出众的姑娘，但自从母亲穿起那条将臀部勾勒得玲珑毕现的西装裙后，晓青就开始拒绝穿任何款式的裙装。她不再像以往一样，在头上系颜色亮丽的发带，头发也不再编成各式的发辫，永远是一副及肩的清汤挂面的模样。当母亲越来越活灵活现地生机盎然时，晓青却越发地沉默。

她用她父亲一样安静的目光冷冷地看着母亲的一切。在邻居们探寻的目光里，她的内心从刚开始无地自容的羞愧慢慢变成了完全的冷漠。她花了好大的劲儿，才将自己的心从母亲光鲜的身上一丝丝地剥离，而这种漠然的态度则像是一张无形的屏障，将她与昔日的创伤和疼痛分隔开来，让她在狭小的缝隙里得以喘息。

晓青此时收回了思绪，母亲的信还没有读完。

“在没有回家的那两天，无论我说些什么，都是没有人会相信我的，所以我一直选择沉默，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你的父亲。”

信中的母亲，第一次这么开诚布公地和自己谈起此事，让晓青有些意外，愣在那里。

母亲在父亲过世后的第三年，带着晓青来到了她前男友的城市。再婚后的母亲还是那么神采飞扬，而晓青表面上没说什么，却一直和母亲冷战并僵持着。她选择了住校，和那个看起来文质彬彬又多才多艺的继父几乎没有什么往来。

当晓青快要大学毕业的时候，她的母亲决定随继父一起移民到加拿大，而晓青，坚决地选择留在了国内，从此和母亲天各一方。

“我如果离世，青儿，请把我的骨灰带回国内，和你的父亲葬在一起。我知道你父亲一直在等着我，这样我才能够安息。我还托人给你寄去了一条连衣裙，你已经很久都没有穿裙子了，我知道这是因为记恨我的缘故。我不要求你原谅我，但希望你随着我的离去，也可以真正放下以往。人无法改变过去，只有向前看，放过自己，才能够好好地活下去。”

晓青看到了母亲的落款：“爱你的妈妈”。

晓青又读了一遍母亲的信，体会着信中最后的一句，“人无法改变过去，只有向前看，放过自己，才能够好好地活下去。”她呆在那里，良久。

倔强又沉默的晓青发现，那个永不向命运低头，总是让自己过得鲜活无比的母亲其实和自己一样，虽然从不提及往事，但在长期的岁月里，同样也无法摆脱那个冬夜，那个四十年前北风呼啸的夜晚。

沉寂中，晓青缓缓地端起了面前的那杯茶。茶水已经快凉透了，她轻抿了一口，在苦涩的茶香里，她似乎还尝到了一丝清甜的味道。

这甘爽的回味让她想到了自己的母亲，和母亲那泉水般的眼睛，像是一种久违的安慰。

晓青在“回复信件”的选项上点击了一下。不知道母亲现在怎么样了，她想写几句问候的话，却不知道该如何地开头。而另一边，她那一直紧缩的肩头似乎卸下了重担一般，一点点地放松了下来。

晓青觉得，她的内心仿佛有一种释然，这种释然仿佛来自于她的父亲。母亲、父亲和她，仿佛又重新回到了童年，又重新一起坐在了已经久远了的筒子楼，他们曾经的家里。

作者简介：静语，本名刘欣。免疫学硕士。加拿大中国笔会、修远文学社、加拿大女作家协会会员。

■ 思乡（美国）

科罗拉多州旅行诗写

起早

一阵闹铃，吵醒一家人的睡梦
在Uber导航的指引下
闯入星光、灯光交织的苍穹
去赶黎明前的飞机

蟋蟀叫声凄切，香气夜空弥漫
织就一个柔软的网
生出模糊、空幻的感知

一草一木
都不如白天那般真实
充满梦幻色彩，将细致隐藏
痴守着自己的秘密
2022.8.17 Denver（丹佛）Colorado

俯瞰大地

从舷窗俯瞰大地
随着飞机不断拔高
距离似屏风隔断喧嚣
远离夜的黑，灯河的静
房屋、车流、山川
被魔幻般缩微

此时，我已飞出夜的轮廓，
飞出了界河，冲破湛蓝天际
浮云触手可及，却又那般遥远
只觉万道金光刺穿云海
大地被矩形围成一个棋局
似在召唤我去博弈
2022.8.17 Denver（丹佛）Colorado

红石公园

沿山路盘旋而上
越发接近一座座红砂岩
她们用静默迎接我的到来

身躯坚硬随处可见
阳光下的身影更为血红
似远古的信札，又似山中老人
看淡世间繁华，不平的棱角
如皱纹凸显沧桑轮回
可亿万年风雨，也不曾浇灭
她们心头的热望
生命彰显血色，独具的艺术魅力
营造音乐回声的震撼
粗犷魂魄，昂然屹立在风中
永不停息
为世人演绎动人神话
2022.8.18 丹佛（Denver）

遇见蜂鸟

天
想象变成现实，是不是很奇妙
爬山疲惫，山脚歇息的我
见一只蜂鸟在旁边红色花丛
顷刻间，身材娇小的它
双翼拍打出高频率，空中悬停

偶遇小精灵，那一刻若时间凝固
只有它固执拍打双翼的声音
让我一下子来了精神
我不曾想过任何奇遇
也不艳羡他人的生活
我经历过风雨，有过挫折
如今我已摆脱疲惫
我立起身，远望
天是那样蓝，地又是那般辽阔
2022.8.18 丹佛（Denver）

云上观云

腾空而起的飞机
如鹰掠过天际，直冲云霄
透过舷窗，被机身遮挡的阳光
似礼花色彩依旧明亮
飞机如同行驶在海洋
偶尔一阵风
波涛翻滚，变化万千
铺天盖地而来
似海不是海，如烟不似烟

在轻柔与静谧之中
可以感受到
暗流涌动和奔流不息的力量
也给飞机上的我
平添了不少力量和勇气
2022.8.18 丹佛（Denver）